

国际标准刊号ISSN0461-6855

国内统一刊号CN11-1190/J

国内邮发代号2-172

国内定价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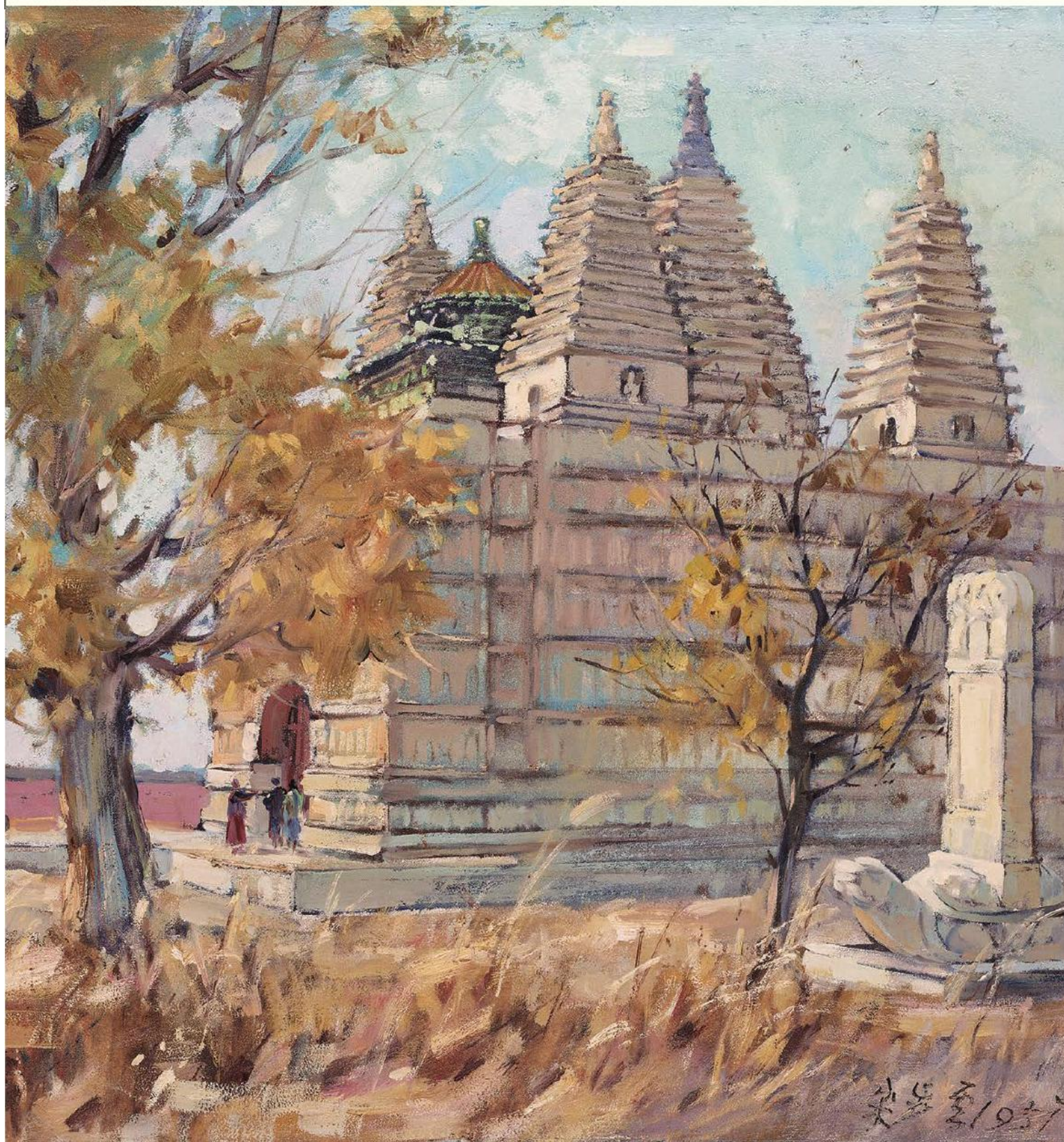
中文社会科学CSSCI期刊

1957年创刊/双月刊/总第194期

2021.2

ART RESEARCH

艺术研究



A R T R E S E A R C H

美术研究

2021/2

2021年第2期【总第194期】

2021年4月1日出版

中央美术学院学报【双月刊】

中文社会科学CSCSI期刊

封面

宋步云

《五塔寺》(局部)

1957年

布面油彩

46.4×56.3 cm

本刊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与相关网站合作在Internet上发布本刊内容。本刊作者的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对此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如作者在来稿时没有特别声明,即表示同意授权本刊使用文章的数字化著作权。

ART RESEARCH

目录

004	丹青描绘脱贫攻坚的伟大画卷	范迪安
探索与建树		
006	“云水襟怀——宋步云诞辰110周年纪念展”前言	范迪安
007	求真意志与艺道襟怀——20世纪美术史语境中的宋步云及其艺术	于洋
古代美术史		
015	东汉孝堂山石祠的观者及其他	郑岩
022	秦王瑞兽镜铭文新证	陈晓伟
026	蔚县独乐寺观音阁十六罗汉壁画	范丽娜
041	赵雍生年及相关问题新考	陈云海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		
046	从紫禁城·凡尔赛到德累斯顿：绿穹珍宝《印度皇帝奥朗则布的宝座》中国元素研究	陈亮
054	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7窟西壁画面的净土主题研究	贾维维
近现代美术史		
061	“二徐之争”背后的跨文化思想源流	徐晓康 赵黎畅
064	冥天点画与书风创化——试论“弘一体”风格特征及成因	刘天华
068	东瀛识珍：须磨弥吉郎藏王羲之绘画研究	陈雅婧
075	“影视史学”视域下徐悲鸿媒介形象的建构	顾亚奇 曾宝苇
美术理论与批评		
080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理论体系研究	黄隽
086	转向结构领域的透视话语——帕诺夫斯基、古德曼与达弥施	彭筠
102	贡布里希的符号学	刘晋晋
109	跨越边界——世界艺术研究在历史上的几次尝试	范白丁
114	福柯绘画研究的文本综述与三个思想来源	武洪滨
120	真实·真相——读周虹的画	冀枫
123	游牧心象中的诗意自然与文化遗产	张顶军
美术设计与教育		
125	新兴学科：生态危机设计教学方法的构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学改革之探索	景斯阳
130	创新力与创造力培养：欧洲儿童建筑教育初探	孙雪丹 刘楠

Contents

006	Preface to the Exhibition Commemorating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Song Binyan / Fan Dian
015	Viewers of Xiaotang Mountain Stone Shrin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Other Issues / Zhang Yun
022	A New Decipherment of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Auspicious Beast Mirror of the King of Qin / Chen Xiaowei
041	A New Inquiry into the Birth Year of Zhao Yong / Chen Yunhai
046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and Versailles to Dresden: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Throne of Indian Emperor Aurangzeb" / Chen Liang
054	A Study on the Pure-Land Theme of Tangut Mirals in the Cave No.7 of East Qianfo Grottoes in Guazhou County Gansu Province / Jia Wenwei
086	Perspectival Discourse Moving Towards a Structuralist Field: Panofsky, Goodman and Damisch / Peng Yun
102	Semiotics and Gombrich / Liu Jinyu
109	Crossing Boundaries: World Art Studies in History / Fan Baiding
114	An Overview of Foucault's Painting Research and Three Sources of His Thoughts / Wu Hongbin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央美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主任	张 鹏
社 长	张 鹏
编 辑 者	《美术研究》编辑部
《美术研究》编委会	
主 编	邵大箴
执行主编	殷双喜
副 主 编	张 鹏
主编助理	初枢昊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路 王少军 王宏建 王 敏 王瑞生 尹吉男 吕品品 杨 力 邵大箴 苏新平 范迪安 易 英 殷双喜 唐勇力 高 洪 徐 冰 靳尚谊 谭 平 潘公凯 薛永年
编 辑	张 涛(本期责编) 初枢昊 戴 陆
发 行	林卫宁
电 话	0086-010-64771024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街8号, 邮编: 100102
电 话	0086-010-64771021
出 版 者	《美术研究》杂志社
设 计	丁祥德
法律顾问	孙中伟律师事务所
总 发 行	北京市邮政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代号: Q105
印 刷 者	北京永诚印刷有限公司
订 阅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声 明	本刊由邮政部门独家代理发行, 未委托浏览网等其他社会公司办理订阅业务。特此声明!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0461-6855
国内统一刊号	CN11-1190/J
邮发代号	2-172
国内定价	20.00元

赵雍生年及相关问题新考

陈云海

内容提要: 关于赵雍的生年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本文检讨并匡正以往诸说,并通过以诗证史,重新考订赵雍生年,将其推定为1296年或1297年。这一结论不仅更新了赵雍的生平交游经历,也为重新审定赵孟頫、管道昇婚年时间及其子嗣排序问题提供了新视野。

关键词: 赵雍; 赵孟頫; 柯九思; 雅集

DOI:10.13318/j.cnki.msyl.2021.02.010

元代文人画家赵雍是吴兴赵孟頫家族核心人物,其生平活动对于重构赵氏家族的书画传承活动乃至元末明初江南画坛面目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学界在赵雍生年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代画史的深入研究。鉴于不同观点凭借的材料之间多有抵牾之处,故有必要再做疏证考辨,以求获得画史研究共同的知识基础。

一、赵雍生年的不同看法及其材料辨析

赵雍,字仲穆,赵孟頫次子。学界对其生年的考证,前后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其本身构成了一部学术史。讨论赵雍的生平问题,始于清代乾嘉学派。吴修是最早涉足这一问题的学者,他效仿钱大昕《疑年录》的做法,续作《疑年录》四卷,首次推定赵雍生于1289年。[1]这一说法被稍后的疑年学家吴荣光、[2]彭蕴灿[3]等人采信。不过,随着疑年学的深入,清末陆心源对吴修说法提出异议。他注意到赵雍生年是吴修根据《松雪斋集》“大德甲辰雍年十六”推论而来的,其检讨元刻本却无此跋语信息,因而怀疑吴修的观点所据材料不实。在陆心源看来,管道昇与赵孟頫成婚于1289年,“即令当年生子,先有亮而后有仲穆之生,总在甲寅以后”。[4]

言下之意,管道昇婚嫁当年不可能连生长子赵亮与次子赵雍。现代学者翁同文也注意到赵雍生年史料可能存在的问题,他稽查了《松雪斋集》,并未发现吴修原注提及的相关史料。不过,翁氏并没有就此否认赵雍生于1289年的说法,只是谨慎地指出赵雍亦有可能生于1289年之后。[5]在其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翁氏仍然主张赵雍生于1289年,并以此为据,推断赵孟頫娶管道昇之前曾有前妻。[6]

或许是囿于质疑者模棱两可的态度,抑或是缺乏可以坐实观点的新材料,赵雍生于1289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作主流观点而得以沿用。所可举者,包括杨家骆、[7]俞剑华、[8]郭味蕖、[9]姜亮夫[10]等人。20世纪80年代,陈葆真凭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丈人节干帖》《月窗判簿帖》两通信札,对赵雍生年作出新的推定,认为赵雍生于至元二十七年即1290年。[11]两通信札是赵孟頫于六月二十六日分别写给丈人丈母和友人郑月窗的。明代文征明推测信札是赵孟頫1295年自济南赴京入史院时所写, [12]陈葆真则通过元代官制藏品所对应的身份与称谓并结合两通信札的对读,推定信札写于1291年六月。继而又据信札中与“二姐”管道昇一起南归的小儿“阿彪”属相肖虎之判断,推测“阿彪”应生于1290年“庚寅”之年。然而,陈葆真同时采信了翁同文另一观点,认

为赵孟頫迎娶管道昇之前已经有过婚姻并生下一男四女。基于此立论前提,陈葆真排除了“阿彪”作为赵孟頫长子赵亮的可能性。这也由此引发了后继者的质疑。1994年,赵志成发表《元代画家赵雍的生卒年及相关问题》文章,主张赵孟頫三男六女皆为管道昇亲生,进而指出赵孟頫信札中称呼的“阿彪”应是其长子赵亮。他又根据元代柯九思题赵雍的一则画跋材料,并结合宗典对柯九思生平的考证,推测1291年最可能是赵雍的真实生年。[13]赵文发表后,很快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采信。[14]然而,赵志成的立论基础同样存在问题。柯九思题赵雍画跋关于“昔忆京华陪胜集,郎君妙年才二十”诗句,并未言明胜集的具体时间,赵志成只能根据宗典对柯九思生平的考证作为赵雍活动纪年的参照,将赵雍与柯九思陪赵孟頫胜集的时间推定为至大三年即1310年,并以此上溯20年而推算出赵雍生于1291年。赵孟頫是否在1310年参与大都雅集活动姑且不论,单就赵志成考证的方法论而言,就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翻检宗典文章可知,其关于柯九思生平活动的编订,仍然是以赵雍生于1289年作为参照系的。[15]这就使得吴修早年的错误并未得以纠正,反而成了赵志成再次立论的前提,以至于错误陈陈相因。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赵孟頫、管道昇、柯九思等人生平史料研究

的拓展与深入,赵雍生卒年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邓淑兰重新检讨了赵孟頫的婚姻状况及其子女的身世与生卒年问题,确认赵孟頫娶管道昇的时间为1289年,进而坚持认为赵孟頫与管道昇结婚之前曾有前妻。以此为据,邓淑兰附同陈葆真的看法,认为赵雍是管道昇1289年婚嫁后次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16]关于赵管的成婚时间,目前学界看法不一,传统的看法是1289年,其依据是赵孟頫撰写的《管公楼孝思道院记》“至元廿六(1289)归于我”[17]的描述。然而,针对赵孟頫在1289年之前部分诗文即已出现“妻”“妇”称谓的矛盾情况,任道斌、赵维江、赵华等人先后提出不同的解释。任道斌认为管夫人可能是赵孟頫后妻,[18]而赵维江认为赵管的成婚时间应在1286年赵孟頫随同程钜夫北上出仕元朝之前。[19]在此基础上,赵华两次撰文讨论了赵孟頫的婚姻问题,认为管道昇为赵孟頫唯一妻室,并重新指认赵雍生于1290年。[20]马顺平则以柯九思与赵孟頫交游为线索,对赵雍生年提出新解。马文以柯九思题赵雍画跋诗为切入点,通过对胜集具体时间段的情景分析,最终推定赵雍生年为至元三十年即1293年。[21]

上述关于赵雍生年的多种观点,虽然有着不同的学术语境与立论基础,但皆缺乏直接而明确的史料证据。本着不破不立的原则,这里有必要对相关史料及其推导过程再作辨析,以期去伪存真,揭橥历史真相。1289年说作为赵雍生平研究初创期的观点,因缺乏史料依据,学界似已弃而不用。至于1290年说和1291年说,其分歧在于“阿彪”身份的识别上。这就涉及到赵孟頫婚姻状况及其子嗣排序问题。翁同文认为赵孟頫曾有前妻并生下一男四女且皆长于赵雍,这也成为陈葆真、邓淑兰等人立论的基础。

仔细审读翁同文论述,我们发现其所谓“一男四女”的说法是根据两则史料推导出来的。他注意到元代欧阳玄作《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有这样一段碑文:“子男三人,亮早夭,雍夙慧有父风,以荫历守昌国海宁二州,奕举茂才。女六人,长适强文实,次适海道运粮万户费雄,次适李元孟,次适王国器,次适刘某。”[22]其中涉及到赵孟頫子嗣的排序情况。在此基础上,翁同文又据四库提要赵仲穆遗稿中关于“寄呈德珪姊丈”的文字信息,得知赵孟頫四女婿王国器(字德珪)系赵雍姐夫,进而断定赵雍之前尚有大哥赵亮以及四位姐姐。鉴于赵孟頫娶管道昇是在1289年大都南归后,且相信赵雍生于1289年,翁同文就此认定赵雍之前的“一男四女”当为赵孟頫前妻所生。翁同文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其秉持的“前妻说”是建立在赵管成婚于1289年这一基础之上的。然而,从《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材料看,赵管成婚于1289年的说法有待商榷。鉴于此问题的重要性,这里不妨对其中关涉管夫人婚姻状况的文字抄录如下:

予与公司里闲,公又奇予,以为必贵,故夫人归于我。至元廿四年,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召孟頫赴阙,自布衣擢奉训大夫、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乃于夫人偕至京师。[23]

不同于《管公楼孝思道院记》记述,廿六年(1289)并非“夫人归于我”,而是赵孟頫因公回杭,顺道将管夫人携至京师;并且,文中提及至元廿四年和廿六年两个时间节点,皆在“夫人归于我”之后。在赵华看来,管夫人是在赵孟頫必贵但实际未贵的情况下出嫁赵孟頫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1289年乃至1287年皆非管夫人婚嫁之年。

与此相应,赵志成则从赵孟頫行状、管夫人墓志铭、赵氏家族信札、赵文敏公神道碑以及当时习见的人物行状、墓志书写惯例等方面否认赵孟頫曾有前妻之说。针对任道斌以赵孟頫诗文“山妻稚子”推测其有前妻的做法,赵志成指出此句乃赵孟頫录写宋人罗大经笔记而非赵氏本人的诗作。然而,邓淑兰再次检讨了赵孟頫早期诗文作品,从中又找出几则与妻、妇相关的史料信息。其中可以确定为1289年之前的诗作,则有《送高仁卿还湖州》和《投赠刑部尚书不忽木公》两首。《送高仁卿还湖州》有“破愁为笑出软语,寄书妻孥无一钱”诗句,考其创作背景,当是1288年宦居大都的赵孟頫为奉命前往江浙“理算钱谷”的好友高克恭所作。[24]《投赠刑部尚书不忽木公》亦有“别妇经春夏,离乡整四千”之句。不忽木《元史》有传,其担任刑部尚书的时间为1285年九月到1286年十月期间。[25]赵孟頫1286年春赴大都任职,该诗应写于此年秋。这些新材料的发现,无疑强化了管夫人婚嫁时间在1286年之前的观点。然而,承认这一点,仍然无助于“阿彪”身份的识别。从管夫人墓志铭“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可知,赵孟頫子嗣是按照子男和姊妹分别排序的。有关赵雍的排行以及可能的生年问题,仍是一个有待考究的谜团。

二、赵雍生年问题再考

前揭欧阳玄撰《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其内容涉及到赵孟頫六女中五人的婚嫁情况,对于第六女则语焉不详。翁同文认为“是时第六女尚未婚嫁之故”,并推论第六女婿当是陶宗仪的父亲无疑。[26]然而,欧阳玄撰作此碑已是至正五年(1345),赵孟頫第六女此时不

可能待字闺中。显然，翁同文的解释当为臆测。其实，该女幼年即夭亡，自然不存在婚嫁之事。赵孟頫致老师中峰和尚《幼女夭亡帖》，已明言此事：

孟頫不幸，正月廿日幼女夭亡，哀怀伤切，情无有已。虽知死生分定，去来常事，然每一念之，悲不能胜。兼老妇钟爱此女，一旦哭之，哀号度日，所不忍闻。[27]

赵孟頫幼女夭亡时间，清代疑年学家吴荣光初定为皇庆二年即1312年。但据王连起考证，此女夭亡时间实为至大二年（1309）。[28]按照通常对“幼女”及“夭亡”的理解，赵孟頫第六女夭折之时估约在6—10岁之间。换言之，赵管最小的孩子约在1300年到1304年之间出生。从赵雍1319年寄书四姐夫王国器可知，赵雍在赵孟頫子嗣中年纪最多能排到第六。鉴于赵雍之后尚有弟弟赵奕和夭亡经年的幼妹，赵雍在家中的排行只能是老六或老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能够确定其兄弟姐妹的出生时间，则赵雍生年也可大致推定。

有关赵雍兄弟姐妹的史料信息，目前常被大家征引的一则材料是《与贤夫官人札》。该信札是赵孟頫女儿赵由哲1319年八月九日返家奔母丧时写给丈夫的一封家书，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信中提及三舅、四舅王德珪、五舅（刘）师远，其与《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所述信息一致。赵志成据此推测由哲应为赵孟頫大女婿强文实或二女婿费雄之妻。[29]在此基础上，赵华进一步推定由哲乃强文实之妻。然而，他又困惑于由哲信札中所称“二哥”的身份问题，认为赵雍不可能是赵孟頫长女由哲的“二兄”，因而推测由哲口中的“二哥”实指由哲的二儿。虽然这一解释消弭了“长女”

与“二哥”在排行上的冲突，但依然不可置信。信中提到“老相公迩来忧稍损。二哥在东衡造菴，不在家闲”，当是由哲对丈夫强文实问候赵孟頫与赵雍的回应。赵雍作为赵家事实上的长子，为母亲管夫人在家乡德清东衡山营建莹地符合传统丧葬习俗，不大可能由赵由哲二子来负责治丧活动。事实上，治丧期间，赵孟頫曾写信给老师中峰和尚，信中明确提及赵雍为管夫人在东衡修建墓地一事：

孟頫自先妻云亡，凡事罔知所措。幸得雍子种种用力，稍宽焦烦。两日来，觉眠食粗佳，但衰年无绪，终是苦恼。小儿时去东衡营治葬事，略有次第，择九月初四日安厝。[30]

以此而论，这里的“二哥”当是赵雍无疑。至于姐姐由哲为何称呼弟弟赵雍为“二哥”，当是沿用家族内部惯常的称谓而已。

从赵孟頫与儿女亲家书信往来看，“哥”是对家族中子侄辈的惯称，同辈之间亦以此为约定俗成的叫法。如赵孟頫写给三儿赵奕的家书，即以“父书致三哥吾儿”起首。[31]同样的情形亦见于管夫人，起首曰“平安家书付三哥长寿收拆”。[32]赵孟頫与亲家费拱辰（女婿费雄之父）之间的书信往来，亦常以“二哥”称呼费雄。[33]前揭赵孟頫1291年六月写给其丈人信札，同样称呼管道昇为“二姐”。管夫人为管公二女儿，其姐管道杲嫁南浔姚氏。[34]赵孟頫称呼管道昇为“二姐”，自然是沿袭自管公对二女儿的称谓。同样的道理，赵雍大姐由哲称呼赵雍为“二哥”，亦应是沿袭自父母对赵雍的称呼，故不具有实际的排行功用。

在已确定为赵雍的四位姐夫中，以二姐夫费雄生平资料最多。其中仅信札材料就有四通，[35]信中起首赵孟頫皆以万户相公尊亲家

相称，可知此时赵费两家已经结成儿女亲家。遗憾的是，这些信札未署年款，无法确定具体的年份。上海博物馆所藏赵孟頫写给亲家费拱辰信札，有“承问及不肖北行之期，此传之过耳。近为篆写御前图书，只到行省耳”之语。对照赵孟頫的生平行状，此札应写于大德二年即1298年，盖此年赵孟頫应昭北行赴京写经于御前。[36]如此，赵雍二姐至迟在1298年即应定亲或婚嫁。如果此论不谬，那么，由哲的二妹理当年长于1290年出生的“阿彪”。至于赵雍四姐夫王国器生平情况，据翁同文考证，王国器字德珪，别号筠菴，为王蒙之父。[37]王蒙生于1308年，[38]晚年因牵累于胡惟庸案，明洪武十八年（1385）死于狱中。[39]据王晓清统计分析，元代官宦之家子女的初婚年龄通常在17岁至24岁之间波动。[40]以最极端的情形讨论，假若赵雍四姐17岁出嫁，18岁即生下王蒙，那么其对应的最晚生年是1291年。至于四姐与“阿彪”出生孰先孰后，更合理的推测应是四姐居前。如此，赵管从成婚到1290年“阿彪”出生，已先后生育四女一男。管夫人1319年五月十日卒于临清舟中，享年五十八岁，[41]推知其生于1262年。假定她二十周岁嫁给赵孟頫，并于次年（1283）生下长女由哲，八年间生育五人也符合常情。换一角度看，或许是因为管夫人生育四个女儿后才有男丁“阿彪”之故，赵孟頫1292年十二月给朋友田师孟的信中，特意提到“彪彪”已经可以念诵杜甫绝句，[42]其宠儿之情溢于言表。鉴于1289年管夫人已随赵孟頫北上寓居大都，“阿彪”自然是在京师出生。赵孟頫1291年六月写给友人郑月窗的信中，特别提到“小儿南归”是“慰二老之思”，亦可以从中得到合理解释。以此观之，“阿彪”应是长子赵亮而非次子赵雍。

接下来的问题,便要讨论赵雍的大致生年。既然“阿彪”是赵雍胞兄赵亮,那么,赵雍生年只能在1290年之后。马顺平凭藉柯九思题赵雍画跋“忆昔京华陪胜集,郎君妙年才二十”诗句,推定赵孟頫与柯九思、赵雍一起雅集的时间应在皇庆元年(1312)春。以此为据,向前倒溯20年,从而推定赵雍出生于1293年。“以诗证史”当然合理有效,然结论允当与否仍需进一步验证。据赵孟頫致老师中峰明本《长儿常德贴》,赵孟頫至大三年(1310)十月十九日抵达大都,随行的长子赵亮于当年十二月间“得嗽疾寒热”,以至于元至大四年(1311)二月十三日病亡。面对如此家庭变故,赵孟頫“哭泣之余,目为之昏”。[43]按照传统丧葬礼俗制度,嫡长子过世属于家庭重丧,其父应当斩衰三年,以尽哀痛。[44]若说赵孟頫在1312年春就除丧参与雅集活动,于情于礼都不宜解释。赵亮大都病故后,赵孟頫“担其柩归湖州”,[45]赵氏全家自然也大都返回湖州。明代汪珂玉《珊瑚网》卷八录有赵孟頫《题子仲穆画幅》,款题言及此年五月十七日赵孟頫在家中“鸥波亭”命赵雍代笔一事:

昨自杭回,道经茅山西墅,时夕阳欲坠,松如偃盖,水若鸣琴,青山万重,白云千顷。山下有乘骏马者,出没于其间,乃天然一图画,心有所得。以目疾未愈,不能举笔,因命子雍代之。至大四年五月既望,识于鸥波亭。[46]

从赵亮大都病亡到死后归葬湖州,至五月中旬已三月有余,想必治丧活动已经结束。然赵孟頫因丧子目昏,是时依然“目疾未愈”,只能让赵雍代笔。从中也可推知赵雍此时已非幼年。1311年五月,元仁宗上位,特授赵孟頫集贤侍讲

学士、中奉大夫。至迟在此年七月赵孟頫已返回大都。然1312年五月十三日,赵孟頫再次赐告还乡,为先人立碑,六月二十日到达湖州家中。归及半岁,赵孟頫夫妇应召复于1313年春返大都。至1319年四月二十五日得旨离京还乡,期间六年光景赵孟頫夫妇一直寓居大都咸宜坊。大约从1313年十月开始,伴随着赵孟頫的不断升迁以及丧子之痛的缓解,家庭气氛和心境逐渐好转,赵管两人时常赋诗作画。与此同时,赵孟頫的书画应酬活动亦趋于频繁,并在1317年达到顶峰,以至于“求索书画者阗门溢巷,薄暮方休”。[47]柯九思、赵雍两人在此时期陪同赵孟頫胜集,无疑是最合情的推测。

有关柯九思与赵孟頫在元大都的交游情况,柯九思诗文曾追忆自己早年久滞京城并杖游于赵孟頫之情形。柯九思出生于宦宦之家,其父柯谦曾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其时的儒学提举正是赵孟頫。或许是因为赵孟頫的引荐,游历大都的柯九思“以说书侍英皇潜邸”。[48]英皇(英宗)乃元仁宗嫡子,1316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1320年三月继位。据此推断柯九思作太子说书人应在1317年初到1320年之间。不过,柯九思初上京师可能要早于131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皇庆三年(1314)元日所写的《万寿曲》乐府诗卷(图1),其上跋有柯九思1338年的三首诗文,其中一首述及其目睹赵孟頫应诏制作新年贺词的情形。如此,柯九思1314年即应流寓大都。柯九思离京南归是在1323年元英宗被刺杀之后,倘若从1314年算起,前后滞留大都达10年之久,这与柯九思“昔滞京都久”自述的情形完全吻合。受赵孟頫的影响,赵雍亦喜作乐府诗词。延祐六年(1319)春正月,寓居大都咸宜里的赵雍将自己的若干首诗词寄呈姐夫王国器,希望得其“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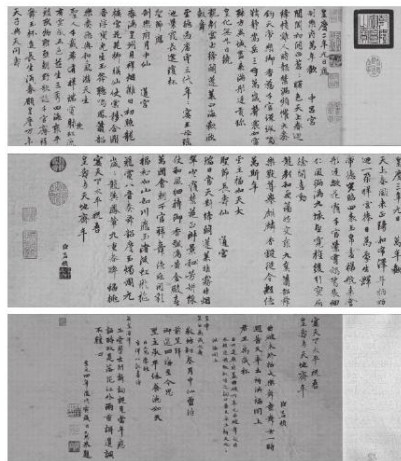


图1 赵孟頫《万寿曲》卷 纸本 27.5×14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抹”,[49]赵雍对诗词写作的热衷可见一斑。考虑到赵雍与柯九思初次交往的可能性以及赵孟頫寓居大都的境遇变迁,大致可以推定“京华陪胜集”的最早时间约在1315年或1316年。以此倒推20年,赵雍的生年即为1296年或1297年。如此,1311年赵雍代父挥毫时正值十五、六岁,这也与欧阳玄关于“雍夙慧有父风”的记载相吻合。鉴于赵雍比赵亮小六、七岁,两人之间至少还有一姊妹,故推定赵雍在家中排行应为第七。从《崔母赵夫人墓志铭》可知,赵雍长女赵淑端出生于1318年。[50]其时赵雍二十二、三岁,这也符合深受绝户之累的管夫人对夫家事实上的长子传承香火的迫切期待。而赵雍生年的匡正,也为管夫人婚嫁之年大幅度前移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并藉此消弭了长期以来学人对赵管两人如此“晚婚”的疑议。

注:

[1]吴修:《续疑年录》卷二,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2]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卷四,上海书店,1989年,第51页。

- [3]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6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 [4]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十五“跋赵文敏致袁文清书其二”,见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18册,第140页。按:文中“甲寅”为“庚寅”之误。
- [5]翁同文:《王蒙为赵孟頫外孙考》,《大陆杂志语文丛书》1975年第2辑第5册,第365-367页;原刊于《大陆杂志》1963年第26卷第1期,第30-32页。
- [6]翁同文:《画人生卒年考·赵雍》,《故宫季刊》1970年第4卷第3期,第62页。
- [7]杨家骆:《历代人物年里通谱》,世界书局,1993年,第384页。
- [8]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292页。
- [9]郭味蕓:《中国历代书画家年表》,荣宝斋出版社,2018年,第70页。
- [10]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见《姜亮夫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册,第459页。
- [11]陈葆真:《管道昇和她的〈竹石图〉》,《故宫季刊》1977年第11卷第4期,第51-84页。
- [12]文征明:《莆田集》卷二十一《题赵魏公二贴》,见周道振:《文征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2页。
- [13]赵志成:《赵雍生年问题新论——以柯九思与赵孟頫交游位线索》,《文物》1994年第1期。
- [14]徐邦达:《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261页。
- [15]宗典:《柯九思年谱》,《文物》1962年第12期。
- [16]邓淑兰:《关于赵孟頫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论》,《船山学刊》2007年第3期。
- [17]赵孟頫:《松雪斋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47页。
- [18]任道斌:《赵孟頫系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 [19]赵维江:《赵孟頫与管道昇》,中华书局,2004年,第77-78页。
- [20]赵华:《赵孟頫管道昇婚年考辨》,《书法》2015年第10期;赵华:《再论赵孟頫管道昇婚姻问题》,《书法》2020年第3期。
- [21]马顺平:《赵雍生平问题新论——以柯九思与赵孟頫交游为线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4期。
- [22]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元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赠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见欧阳玄:《欧阳玄集》(《元代别集丛刊》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00-101页。
- [23]赵孟頫:《松雪斋文集》,第161页。
- [24]邓淑兰:《关于赵孟頫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论》,《船山学刊》2007年第3期。
- [25]宋濂:《元史·不忽木传》(第一百三十卷),中华书局,1976年,第3176页。
- [26]翁同文:《王蒙为赵孟頫外孙考》,《大陆杂志语文丛书》1975年第2辑第5册,第366页。
- [27]王连起、郭斌编:《赵孟頫墨迹大观》(下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495页。
- [28]王连起:《赵孟頫早期书札考》,《书画为寄——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 [29]赵志成:《赵雍生年问题新论——以柯九思与赵孟頫交游位线索》,《文物》1994年第1期。
- [30]王连起、郭斌编:《赵孟頫墨迹大观》(下册),第444页。
- [31]同上。
- [32]管道昇:《平安家书》,载于陈继儒《太平清话》卷四,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2931册,商务印书馆,1935-1940年,第73页。
- [33]王连起、郭斌编:《赵孟頫墨迹大观》(下册),第451页。
- [34]《乌程县志》光绪七年本,卷二十《烈女一》,第6页。
- [35]陈波:《赵孟頫与浙西航海家族的交游——以昆山顾氏、朱氏及长兴费氏为例》,《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 [36]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十六《赵集贤南谷二帖》,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9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 [37]翁同文:《王蒙为赵孟頫外孙考》,《大陆杂志语文丛书》1975年第2辑第5册,第366-367页。
- [38]张光宾:《王蒙年表》,见《王蒙研究》,《朵云》第65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
- [39]陶宗仪:《南村诗集》卷二《哭王黄鹤》,见徐永明、杨光辉整理:《陶宗仪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 [40]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武汉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 [41]赵孟頫:《松雪斋文集》,第161页。
- [42]《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3册,第1535页。
- [43]王连起、郭斌编:《赵孟頫墨迹大观》(下册),第489页。
- [44]郑玄注:《仪礼·丧服》,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100页。
- [45]王连起、郭斌编:《赵孟頫墨迹大观》(下册),第489页。
- [46]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八“赵魏国题子仲穆画幅”,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346-347页。
- [47]任道斌:《赵孟頫系年》,第144-181页。
- [48]《秘殿珠林 石渠宝笈合编》第2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916页。
- [49]《秘殿珠林 石渠宝笈合编》第5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1574页。
- [50]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始丰稿校注》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陈云海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310018

(本文责任编辑 初枢昊)



滕菲 《诺亚方舟还在吗?》 2020-2021年 装置 尺寸可变

ISSN 0461-6855



国内定价 20.00元